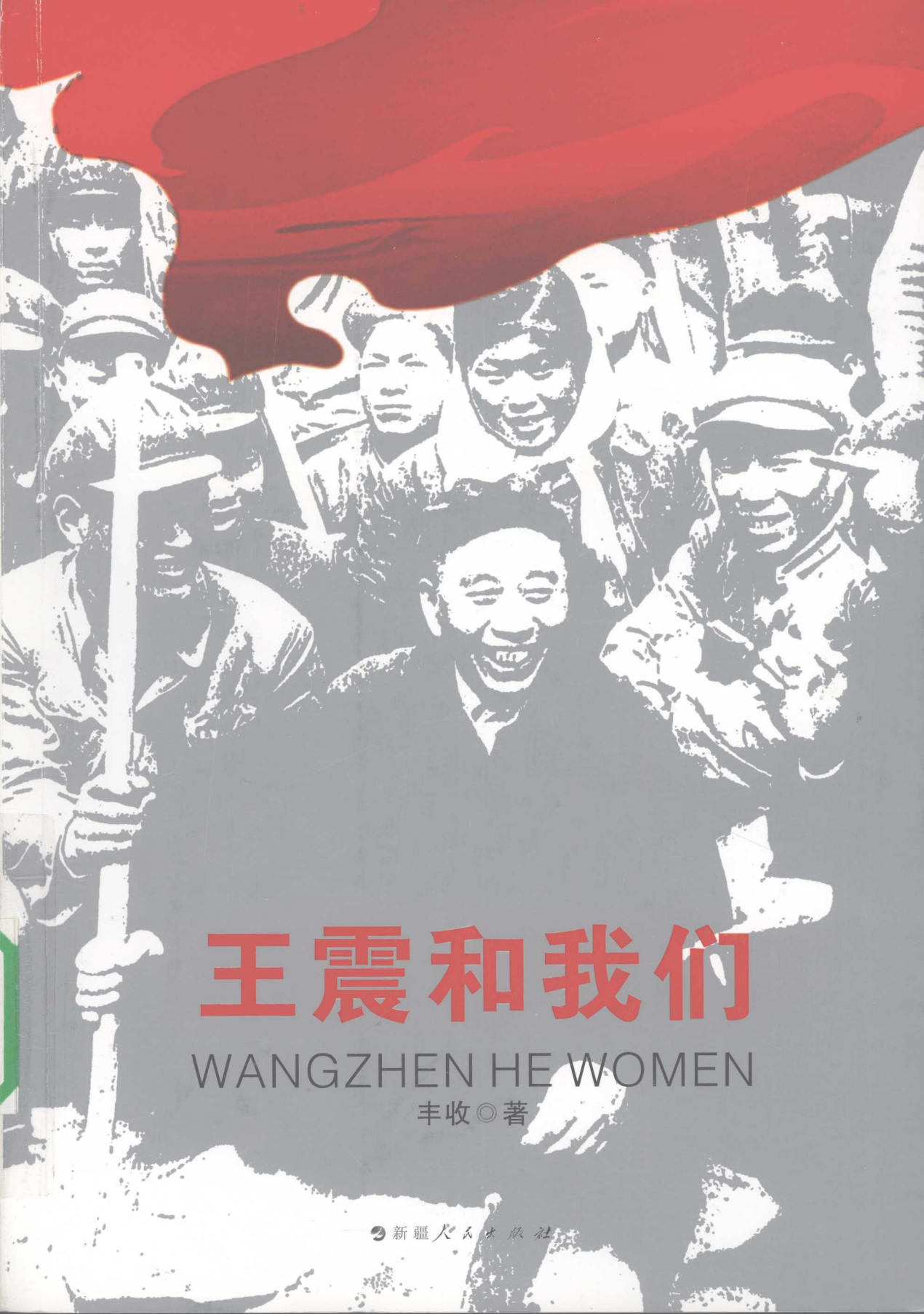




王震和我们

WANGZHEN HE WOMEN

丰收◎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王震和我们

WANGZHEN HE WOMEN



丰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震和我们/丰收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8-12239-4

I. 王… II. 丰… III. 王震(1908~1993)—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299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 001~33 000 册
定 价	36.80 元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北京市，文成武德，

二〇〇七年春节前夕，我从北京赶往广州。

二〇〇六年岁尾，中央电视台高峰君相邀，为纪念王震将军百年诞辰纪录片撰写文本，借春节将军亲属齐聚深圳的机会，访谈将军生平，多些感情体验。

落地羊城，分明感觉广州已经装裹在欢天喜地的节庆里。

广东人无论家境如何，春节都要置办花木，装点门庭宅院。广东人视宅如己，“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庭、宅兰桂齐芳，花开富贵，寄寓对来年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花木千种，象征财富火旺的金橘必不可少。

广东人对春节的重视，还强烈地表现在合家团圆，尽享天伦，远在天涯也要千里万里赶除夕的年夜饭。

广东的朋友问我，大老远春节跑广州写王震？你和他什么关系？再大的事也要十五过后才去做嘛。

儿子雨田亦不解，爷爷八十六岁了，过一个节少一次欢喜，春节还不守着爷爷，一家四口东西南北，你和他什么关系啊，值得这样？

每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禁不住西北望，望我们的天山。思想和情感又回到那片辽阔的疆域，就会想起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那一天……

那天，我伫立乌鲁木齐光明路人群中，仰望一架飞机飞临天山。这架飞机载着王震将军和他的战友张仲瀚将军魂归天山。

飞机滑过被阳光镀成金色的博格达雪峰，人群中的抽泣声弥漫开来……

我想象着花瓣托浮着将军的骨灰，飘落茫茫天山的情景——

他没有回到湖南浏阳，那是他亲人最多的故乡；

他没有留在北京，那是他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他没有留在穿山越岭的鹰厦铁路，海南岛，

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北大荒；

不散的灵魂，选择了边远的新疆。

——一位老人，该怎样评价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没见过王震。他离开新疆那年，我还不满两岁。对他我却不陌生，他的人生早已融入新疆大地，而我生于斯，长于斯，至今还厮守在这片辽阔的疆域。

我们在新疆长大的第二代，对王震的感情很复杂。

不少口里人眼里，这片疆域边远、蛮荒。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火车站边一家不起眼的宾馆，还以“谢绝新疆人入住”为有档次。这是我的亲历。这些年，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交通、通讯进步，新疆不那么陌生、神秘了，认知水平，却也只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后，又知道了天池、喀纳斯、伊犁草原、喀什古城，还有羊肉串、拌面的味道。

我们原本也是口里人。

因为王震，我们成了口外的新疆人，他和我们的关系千丝万缕。

因为他，我们的父亲到了新疆。父辈眼里，他是号令三军、说一不二的统帅，是可亲可敬的老旅长、司令员。

因为他，我们的母亲远嫁塞外。

因为他，天山南北收获庄稼的土地上也有了喝着天山雪水长大的我们。长大以后，无论我们认为这公平还是不公平，我们已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

荒原变绿洲的漫长过程中，父亲渐渐衰老，母亲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青春。他们对故乡的记忆，已渐渐变得模糊和抽象，而新疆的家业却更为具体和牵挂。他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此生此世再也无法离开新疆。

他们也渐渐被家乡的亲人淡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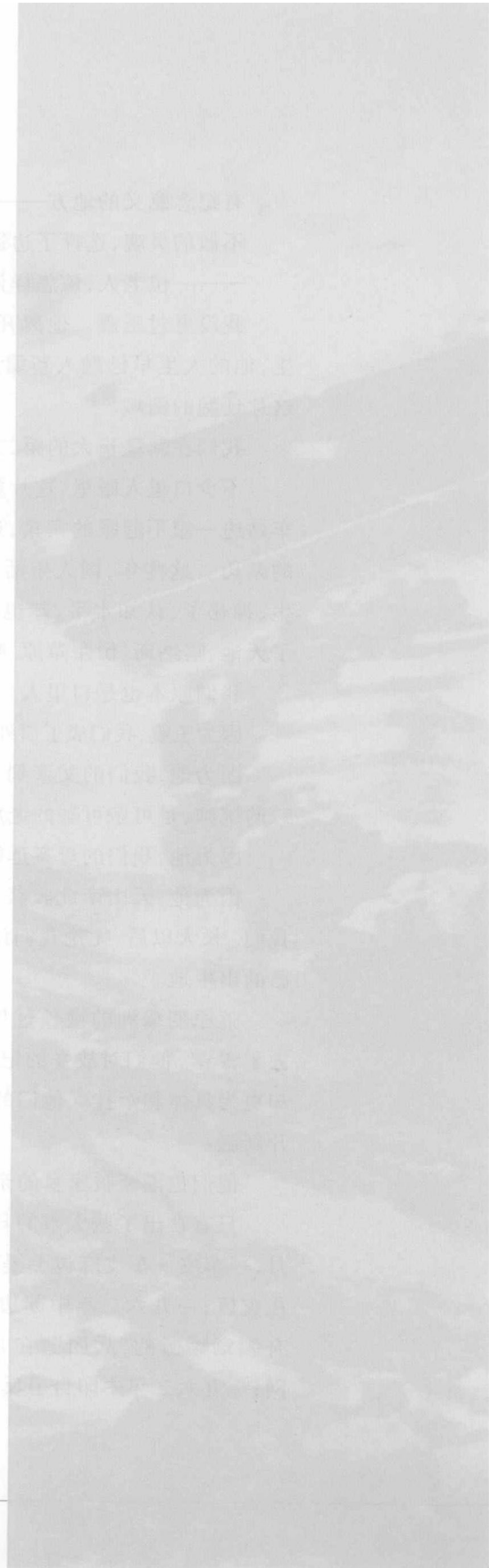
只有在出了些大事的日子，他们才又被记起。上世纪闹饥荒的年月，一车皮一车皮麻包上墨写着“兵团”字样的麦子、玉米一路东行，运往灾区；一九六二年中苏边界爆发震惊世界的边民外逃事件，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兵团”，在几千公里中苏边境打下水泥桩，拉起铁丝网；一九六二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兵团”开着一辆老“解放”打头，

第一个把弹药送上喀喇昆仑神仙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公民很难知道发生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事情。这些事儿，大都和“国家”、“民族”有关联。

对我们的儿女，王震是历史。因为他开创的历史，我们儿女的DNA被改变了——一个人，除了生物的DNA外，还有地理的DNA，它就是故乡。我们儿女的地理DNA，已不再是河北沧州、山东惠民、湖南宁乡、河南商丘……新疆的戈壁荒原、绿洲农田，已经是他们生命中无可置换的DNA密码。走遍天涯，新疆也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精神家园。这里的戈壁黄土下，已经埋有他们的祖辈、父辈；这块土地，他们有了扯不断的根脉。

说到这里，我可以告诉朋友们：

这就是王震和我们的关系。



目 录

西北望,那里是我的故乡(代序)	002
荒原上的将军	001
有女人才有家园	135
将军与城	153
雪域清流	171
新疆大地的铭记	197
给一座小楼的祭文(代后记)	292

荒原上的将军



1

一九九四年春播时节，我请谢高忠前辈在哈拉毛墩一块条田边接受电视采访。我和谢老是忘年交，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对他有过多

次访谈。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许多“第一犁”的故事。谢老拉动了开都河畔第一犁，条田边那几株老柳树，还是他们当年栽种的。休眠一冬的土地，老柳枝头的新绿，播种机后起起落落的黄雀子，蓬勃天地生机。

谢高忠前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生在山西崞县，家境贫寒。十五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南泥湾大生产中荣获劳动英雄称号。一九四九年十月奉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令，参加张仲瀚率领的入疆先遣队，进驻焉耆古城，屯驻哈拉毛墩。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谢高忠前辈从战士成长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第一副司令员。

他说起第一次见王震，恍如昨天。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参加了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成为王震将军麾下的一名战斗员。在我没有见到他以前，我常想象一个名震中外、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虎将，一定是高大威武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一九团在山西原平县召开全团军人大会，王震旅长来到会场，走上讲台。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身材瘦高，穿的军装退了色，显得破旧，披着皮大衣，看上去像个火夫，也像个马夫。他热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全民抗战。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在王震的领导、指挥下,这支劲旅屡建奇功,威震华夏。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王震指挥著名的邵家庄战斗,在火线手书战斗命令。这次战斗歼灭了日本王牌军常冈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逃跑时,铸有日本天皇头像的指挥刀丢弃在战场。

情地笑着,那眼神有时炯然一闪带出威严来。他声音洪亮地说,你们是抗日战士,但你们大多数年纪小,可能还想家。有国才有家,为了国家和人民,先去打日本,胜利后,光光荣荣地回家看亲人。他说到这儿,走下讲台,给两个抓回来的逃兵解开绳子,命令他们归队。又走上讲台继续说,我们现在吃的穿的都不足,武器也少,多打几次胜仗,什么都有了。别看日本鬼子现在疯狂,我们在周围打游击战,搞得鬼子日夜不安,顾头不顾尾,迟早会把他们全部消灭。

“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樣,讲话,笑着,觉着很亲切,心一下子和他贴近了。

“从此,从血与火的战场到新疆屯垦戍边,跟着他走了五十多年。”

我是随张仲瀚的先遣队进军新疆的。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我



一九四九年九月,王震率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酒泉,直叩新疆大门。在一兵团干部大会上,王震传达中央军委进军新疆的命令,部署部队进军新疆,要求部队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们从酒泉出发,这个日子我记得清。说是入疆先遣队,除了张仲瀚,还有我,我是十七团的副团长,还有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我们一人一个警卫员。还有杜为惠、张清臻两位农业科技人员。最多的一部分,是酒泉起义的测量队,有三十多人。三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车,两支卡宾枪,五支驳壳枪,四支小手枪。那是很冒险的,我们这个先遣队离前面先走的部队有两天的路程,离后面的部队也有两天的路程。路上不平静,土匪出没。

我们是奉王震司令员的命令,快速到达焉耆、库尔勒一带,进行查勘,为部队进疆开展大生产做准备。张仲瀚传达王震司令员对六师进军新疆的部署、组成先遣队提前进疆的命令后,对我说,谢高忠同志,你也是我们这个先遣队中的一员,你在战斗中立过功当过英雄,现在看来再当战斗英雄的机会不多了,可是你也是南泥湾生产的劳动英雄,先随我到新疆去,那里大得很,不知有多少个南泥湾。王司令员讲了,要我们把那里变成江南。焉耆在恭候我们,更等着你这个劳动英雄。他说得我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们六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原来是要进京的,北京城的卫戍部队。在延安我们就是中央警卫部队,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三五九旅和中央纵队不离左右,战斗都在一个战壕。老旅长一声令下,我们的命运全变了。说心里话,我当时也有些想不通。

不是怕苦。打了十多年仗,天天枪林弹雨,死都不怕,种地那点儿苦怕个啥呢?能苦过南泥湾吗?

南泥湾刚开始也是这样,发牢骚,当兵为了打日本,要种田回老家种去,对屯田自救没有认识。王震号召,一把锄头一杆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从他,到他的警卫员,到战士,人人开荒生产。张仲瀚也抡起镢头开荒。秋后收了庄稼,自己的劳动果实养活了自己,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指战员的思想转变了。我们七一九团第一年粮食就实现了自给。有了粮,养猪,喂牛,吃上了白面馒头,吃上了肉,还上缴公粮。大生产

新中国的屯垦,始自南泥湾。

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党中央在延安提出生产自救的“屯田政策”。

三五九旅奉命进驻南泥湾,屯田守边。几年奋斗,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运动，三五九旅评了第一，王震司令员也评了第一，毛主席表扬司令员：“王震有创造精神。”边区政府在延安开表彰大会，三万多老百姓欢迎劳动英雄，都打问，哪一个是南泥湾来的？我评上了劳动英雄，骑马，戴红花。

但是，革命成功了、解放了，还是个种地？不理解中央的决策。

王震司令员作报告，那讲得好啊：新疆这么大一片国土，你不来，我也不来，丢给谁？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你不守，我不守，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

张仲瀚告诉我，一兵团进军新疆，是司令员主动请战。

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各个兵团的战斗任务、胜利后接管的地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呢？当时，已经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长江以北的兵力差不多被我们打完了。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要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毛主席的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七届二中全会就是明确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安排全中国解放后的工作。

司令员向毛主席请战：“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毛主席鼓励司令员，说：“王震同志的意见很好，很有全局观念。”彭老总、贺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这是会议期间，王震和李先念交谈时捕捉到的一个瞬间。

在这次会议上，王震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请缨，进军西北，解放新疆。

老总都赞赏司令员的雄心壮志。朱老总、周恩来(周恩来那时是中共副主席)和司令员的话题都围绕新疆,新疆解放的问题、建设的问题。周恩来送给司令员一套《左文襄公全集》。司令员的老上级,也是老朋友任弼时,给他详细介绍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经营新疆的策略。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左宗棠,更不知道他是怎样经营新疆的。张仲瀚告诉我,左宗棠和司令员一样,也是湖南人。这个人很了不起。新疆要记住两个人,一个是虎门禁烟流放新疆的林则徐,一个是收复了新疆的左宗棠。林则徐流放到了伊犁,还忧国忧民,带领民众修了一条引水渠。老百姓很感激他,把这条渠叫“林公渠”。不顾年老体弱,林则徐去南疆库车、阿克苏,一直到了和田、喀什,兴修水利,开荒屯田。

左宗棠这个人的一生,最伟大的就是率领六万湖南亲兵,抬着棺材西征,那是铁了心了,消灭了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新疆。接着,又从酒泉移师哈密,陈兵新疆东大门,决心收复被沙皇俄国占领了十多年的伊犁。这时候,左宗棠已经七十岁了,看左宗棠真要拼老命了,沙皇俄国才妥协让步,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伊犁才归还了中国。

张仲瀚这个人,没有他不懂的,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七一九团时,他是我的团长;六师时,他是我的师长。张仲瀚说,左宗棠经营新疆就是四个字:力行屯田。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又有“百里不调粮,千里不调草”的忌讳。左宗棠收复新疆深有体会呀,“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他要在哈密“力行屯田”。他对屯田实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划久远。”左宗棠的这些话,张仲瀚一句一句给



屯驻哈拉毛墩的
二军六师十七团团长
谢高忠。

我解释我才懂。他说，左宗棠的这些思想，都收在周恩来送给司令员的《左文襄公全集》里。左宗棠也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上，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凡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把屯垦戍边当做安邦治国的良策。西汉在发展屯垦的过程中，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大业。我们的司令员，多么有战略眼光！随着解放战争胜利，仗快打完了，不打仗了，部队干什么？最好的出路是发展生产，搞建设。新疆的天地多么大，我们又有南泥湾大生产的经验，到新疆屯垦戍边是大有作为的。所以，司令员到西柏坡当天就见了毛主席，拿出一幅自己画的地图，指着最大的一片对毛主席说：“只要我王震在新疆一天，新疆的土地一寸也不得丢。”中央同意司令员的请求，也是考虑到司令员能打硬仗，在南泥湾有了成功的经验。

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司令员是有充分准备的。部队在酒泉集结时，作报告，动员，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战士们思想通了，他才向部队下达命令，购置农具，做好生产准备。十八团一个战士，叫方喜成，捡到一块炮弹皮，舍不得丢，捆到背包里带到新疆，要打成镢头，开荒生产。

我们三个团干部坐在张仲瀚的吉普车上。一出城，见到兰新公路旁一个高约四米的三角塔，上面写着“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张仲瀚有感而发，说：“有志青年到边疆去”是“和平将军”张治中当新疆省主席时的号召，他和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一样，就是号召开发新疆。爱国将领左宗棠一路高歌进新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我们走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宗棠西征的路线。新疆这块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等待着我们去开发。我们到新疆去，团结各族人民和起义部队，开发建设新疆。

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小镇库米什，我们遇到了从迪化赶来和我们会合的新疆水利厅厅长王鹤亭、地质所所长王恒升，还有几个农林水牧技术人员。他们把陶峙岳将军的信交给了张仲瀚师长。我们还没从酒泉出发，司令员已经电告陶峙岳将军，要他组织一批农业专家赶到焉耆和我们会合。晚上，张仲瀚就和王鹤亭他们谈了起来，听他们介绍焉耆的水情、土地、开展大生产的有利条件有哪些，谈到很晚。张仲瀚有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习惯。

第二天,我们到了六师预定的驻地焉耆。这是一个不到万人的小县城,驻军是“九二五”起义的一二八旅。第二天上午,旅长陈俊送帖子请我们吃饭,而我们一大早就到开都河南岸勘测荒地去了。

张仲瀚点名要我带十七团屯驻哈拉毛墩。他说得好啊,你身后是虎拉山,左靠开都河,南去是铁门关,居高临险,有山,有水,有地,有关,气派不小啊!其实谁心里都清楚,哈拉毛墩就是个大芨芨草滩嘛。他的激将法也用得好啊,说,你谢高忠在南泥湾是呱呱叫的人物,屯驻哈拉毛墩当然也不会败走麦城。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学会了

一九八〇年王震
视察新疆时,和他的
老兵们欢聚一堂。左
后为三五九旅七一九
团老兵、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谢高忠。

